

哲 學 / 滄海叢刊 /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人生十論

錢

穆著

683495

7-1

人 生 十 論



滄海叢刊

新版序

錢 穆 著

人生十論係錢穆先生
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在
香港大學文學院講
義，重以修訂。
一九五〇年一月在
臺北中央研究院
編修各書，而大
山書局於七十一
年一月出版。

◎ 人 生 十 論

本書附錄係四篇手稿一八三二號
自述詞體附錄係五篇手稿一八三三號

東 大 圖 書 公 司 印 行

乃民於字句
六十七
六十八
六十九
乃民於字句
六十七
六十八
六十九

◎ 人生十論

作者 錢穆

發行人 劉仲文

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

郵撥／〇一〇七一七五—〇號

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六月

增訂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

增訂五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

編號 E 10017

基本定價 貳元貳角貳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九七號
著作權執照臺內著字第一九七三二號

有著作權·不准侵權

新版序

人生十論彙編成書在民國四十四年之夏，迄今已二十七年。今於字句小有修訂，重以付印。又隨加附錄兩文。一為人生三步驟，乃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大學文學院之講演辭。又一為中國人生哲學，乃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之講演辭。因同屬討論人生問題，乃以集合成編。雖端緒各別，而大意則會通合一，讀者其細參之。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

人
生
十
論

自序

或許是我個人的性之所近吧！我從小識字讀書，便愛看關於人生教訓那一類話。猶憶十五歲那年，在中學校，有一天，禮拜六下午四時，照例上音樂課。先生彈着琴，學生立着唱。我旁坐一位同學，私自携着一冊小書，放坐位上。我隨手取來翻看，却不禁發生了甚大的興趣。偷看不耐煩，也沒有告訴那位同學，拿了那本書，索性偷偷離開了教室，獨自找一僻處，直看到深夜，要歸宿舍了，纔把那書送回那同學。這是一本曾文正公的家訓。可憐我當時枉爲了一中學生，連書名也根本不知道。當夜一宿無話，明天是禮拜日，一清早，我便跑出校門，逕自去大街，到一家舊書舖，正在開卸門板，我從門板縫側身溜進去，見着店主人忙問，有曾文正公家訓嗎？那書舖主人答道有。我驚異地十分感到滿意。他又說，家訓連着家書，有好幾冊，不能分開賣。那書舖主人打量我一番，說：你小小年紀，要看那樣的正經書，真好呀！我聽他說，又像感到了一種

不可名狀的喜悅和光榮。他在書堆上括出了一部，比我昨夜所看，書品大，墨宇亮，我更感高興。他要價不過幾角錢。我把書價照給了。他問：你是學生嗎？我答：是。那個學校呢？我也說了。他說：你一清早從你學校來此地，想來還沒有喫東西。他留我在他店舖早餐，我欣然留下了。他和我談了許多話，說：下次要什麼書，儘來他舖子，可以借閱，如要買，決不欺我年幼，索高價。以後我常常去，他這一本那一本的書給我介紹，成爲我一位極信任的課外讀書指導員。他並說，你只愛，便拿去，一時沒有錢，不要緊，我記在賬上，你慢慢地還。轉瞬暑假了，他說：欠款儘不妨，待明春開學你來時再說吧！如是我因那一部曾文正公家訓，結識了一位書舖老闆，兩年之內，買了他許多廉價的書。

似乎隔了十年，我在一鄉村小學中教書，而且自以爲已讀了不少書。有一天，那是四月初夏之傍晚，獨自拿着一本東漢書，在北廡閒誦，忽然想起曾文正公的家書家訓來，那是十年來時時指導我讀書和做人的一部書。我想，曾文正教人要有恆，他教人讀書須從頭到尾讀，不要隨意翻閱，也不要半途中止。我自問，除却讀小說，從沒有一部書從頭通體讀的。我一時自慚，想依照曾文正訓誡，痛改我舊習。我那時便立下決心，即從手裏那一本東漢書起，直往下看，再補看上幾冊。全部東漢書看完了，再看別一部。以後幾十冊幾百卷的大書，我總耐着心，一字字，一卷卷，從頭看。此後我稍能讀書有智識，至少這一天的決心，在我是有很大影響的。

又憶有一天，我和學校一位同事說：不好了，我快病倒了。那同事却說：你常讀論語，這時

正好用得着。我一時茫然，問道：我病了，論語何用呀？那同事說：論語上不說嗎？子之所慎，齋、戰、疾。你快病，不該大意疏忽，也不該過分害怕，正是用得着那慎字。我一時聽了他話，眼前一亮，纔覺得論語那一條下字之精，教人之切。我想，我讀論語，把這一條忽略了，臨有用時不會用，好不愧殺人？於是我纔更懂得曾文正家訓教人切己體察，虛心涵泳那些話。我經那位同事這一番指點，我自覺讀書從此長進了不少。

我自覺讀書從此長進了不少。

我常愛把此故事告訴別人。有一天，和另一位朋友談起了此事。他說：論語真是部好書，你最愛論語中那一章？這一問，又把我楞住了。我平常讀論語，總是平着散着讀，有好多處是忽略了，却沒有感到最愛好的是那一章。我只有說：我沒有感到你這問題上，請你告訴我，你最愛的是那一章呢？他朗聲地誦道：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我最愛誦的是這一章，他說。我聽了，又是心中豁然一朗，我從此讀書，自覺又長進了一境界。

自

凡屬那些有開人生教訓的話，我總感到親切有味，時時盤旋在心中。我二十四五歲以前讀書，大半從此為入門。以後讀書漸多，但總不忘那些事。待到中學大學去教書，許多學生問我讀書法，我總勸他們且看像曾文正公家訓和論語那一類書，却感得許多青年學生的反應，和我甚不同。有些人，聽到孔子和曾國藩，似乎便掃興了。有些，偶而去翻家訓和論語，也不見有興趣，好像一些也沒有入頭處。在當時，大家不喜歡聽教訓，却喜歡談哲學思想。這我也懂得，不僅各

人性情有不同，而且時代風氣也不同。對我幼年時有所啓悟的，此刻別人不一定也能同樣有啓悟。換言之，教訓我而使我獲益的，不一定同樣可用來教訓人。

因此，我自己總喜歡在書本中尋找對我有教訓的，但我却不敢輕易把自己受益的來教訓人。我自己想，我從這一門裏跑進等問的，却不輕易把這一門隨便來直告人。固然是我才學有不足，而教訓人生，實在也不是件輕鬆容易的事。

一問我何所有，山中惟白雲。只堪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山中白雲，如何堪持以相贈呢？但我如此讀書，不僅自己有時覺得受了益，有時也覺得書中所說，似乎在我有一番特別真切的瞭解。我又想，我若遇見的是一位年輕人，若他先不受些許教訓，又如何便教他運用思想呢？因此我總想把我對書所瞭解的告訴人，那是莊子所謂的與古爲徒。其言，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這在莊子也認爲雖直不爲病。但有時，別人又會說我頑固和守舊。我不怕別人說我那些話，但我如此這般告訴人，別人不接受，究於人何益呢？既是於人無益，則必然是我所說之不中。縱我積習難返，却使我終不敢輕易隨便說。

十年前，我回故鄉無錫，任教於一所私家新辦的江南大學。那時，在我直覺中，總覺中國社會一時不易得安定，人生動盪，思想無出路。我立意不願再跑進北平南京上海那些人文薈萃，大規模的大學校裏去教書，我自己想我不勝任。我只想在太湖邊上躲避上十年八年，立意要編著一部國史新編，內容分十大類，大體仿鄭樵通志，而門類分別，則自出心裁，想專意在史料的編排

整理上，做一番貢獻。當時約集了幾位學生，都是新從大學畢業的，指點他們幫我做剪貼鈔寫的工作。我把心專用在這上，反而覺得心閒無事，好像心情十分地輕鬆。太湖有雲濤峯巒之勝，又富港汊村塢之幽。我時時閒着，信步所之，或扁舟盪漾，俯仰瞻眺，微及昆蟲草木，大至宇宙人生，閒情遐想，時時泛現上心頭。逸興所至，時亦隨心抒寫，積一年，獲稿八九萬字，偶題曰湖上閒思錄。我用意並不想教訓人，更無意於自成一家，組織出一套人生或宇宙的哲學系統來。真只是偶爾覓見，信手拈來之閒思。不幸又是時局劇變，消息日惡，我把一些約集來的學生都遣散了，國史新編束之高閣，閒思錄也中輟了。又回到與古為徒的老路，寫了一本莊子纂箋，便匆匆從上海來香港。

自
序
這一次的出行，却想從此不再寫文章。若有一啜飯地，可安住，放下心，仔細再讀十年書。待時局稍定，那時或許學問有一些長進，再寫一冊兩冊書，算把這人生交代了。因此一切舊稿筆記之類，全都不帶在身邊，決心捨棄舊業，另做一新人。而那本湖上閒思錄，因此也同樣沒有携帶着。

5
一
一
那知一來港，種種的人事和心情，還是使我不斷寫文章。起先寫得很少，偶而一月兩月，迫不得已，寫上幾百字，幾千字。到後來，到底破戒了。如此的生活，如此的心情，怕會愈寫愈不成樣子。小書以及演講錄不算，但所寫雜文，已逾三十餘萬言。去年忽已六十，未能免俗，想把那些雜文可搜集的，都搜集了，出一冊南來文存吧！但終於沒有真付印。

這一小冊，則是文存中幾篇寫來專有關於人生問題的，因王貫之兄屢次敦促，把來編成一小冊，姑名之曰人生十論，其實則只是十篇雜湊稿。貫之又要我寫一篇自序，我一提筆便回憶我的湖上閒思錄，又回想到我幼年時心情，拉雜的寫一些。我只想告訴人，我自己學問的入門。至於這十篇小文，用意決不在教訓人，也不是精心結撰想寫哲學，又不是心情悠閒陶寫自己的胸襟。只是在不安定的生活境況下，一些一知半解的臨時小雜湊而已。

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五月錢穆識於九龍嘉林邊道之新亞書院第二院

這十篇小文，其實則只是十篇雜湊稿。貫之又要我寫一篇自序，我一提筆便回憶我的湖上閒思錄，又回想到我幼年時心情，拉雜的寫一些。我只想告訴人，我自己學問的入門。至於這十篇小文，用意決不在教訓人，也不是精心結撰想寫哲學，又不是心情悠閒陶寫自己的胸襟。只是在不安定的生活境況下，一些一知半解的臨時小雜湊而已。

目 錄

新版序	一
(一) 人生十論	一
自序	一
人生三路向(三十八年)	一
適與神(三十八年)	九
人生目的和自由(三十八年)	二一
物與心(三十九年)	三三
如何探究人生真理(四十一年)	四九
如何完成一個我(四十一年)	六三
如何解脫人生之苦痛(四十一年)	七五

如何安放我們的心（四十一年）	八七
如何獲得我們的自由（四十四年）	一〇一
道與命（四十三年）	一一三
（一）人生三步驟（六十七年）	
人生三步驟	一一九
（二）中國人生哲學（六十九年）	
第一講	一三一
第二講	一四七
第三講	一六七
第四講	一八一

人生三路向

人生只是一個嚮往，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沒有嚮往的人生。

嚮往必有對象。那些對象，則常是超我而外在。

對精神界嚮往的最高發展有宗教，對物質界嚮往的最高發展有科學。前者偏於情感，後者偏於理智。若借用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的話，宗教是軟心腸的，科學是硬心腸的。由於心腸軟硬之不同，而所嚮往發展的對象也相異了。

人生一般的要求，最普遍而又最基本者，一為戀愛，二為財富。故孟子說：「食色性也。」追求戀愛又是偏情感，軟心腸的。而追求財富則是偏理智，硬心腸的。

追求的目標愈鮮明，追求的意志愈堅定，則人生愈帶有一種充實與強力之感。人生具有權力，便可無限向外伸張，而獲得其所求。

追求逐步向前，權力逐步擴張，人生逐步充實。隨帶而來者，是一種歡樂愉快之滿足。

近代西方人生，最足表明像上述的這一種人生之狀態。然而這一種人生，有它本身內在的缺憾。

生命自我之支撐點，並不在生命自身之內，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，這就造成了這一種人生一項不可救藥的致命傷。

你向前追求而獲得了某種的滿足，並不能使你的向前停止。停止向前即是生命空虛。人生的終極目標，變成了並不在某種的滿足，而在無限地向前。

滿足轉瞬成空虛。愉快與歡樂，眨眼變為煩悶與苦痛。逐步向前，成為不斷的撲空。強力只是一個黑影，充實只是一個幻覺。

人生意義只在無盡止的過程上，而一切努力又安排在外面。

外面安排，逐漸形成一個客體。那個客體，終至於回向安排它的人生宣佈獨立了。那客體的獨立化，便是向外人生之僵化。

人生向外安排成了某個客體，那個客體便回身阻擋人生之再向前，而且不免要回過頭來吞噬人生，而使之消毀。

西洋有句流行語說：「結婚為戀愛之墳墓」，大可報告我們這一條人生進程之大體段的情形了。

若果戀愛真是一種向外追求，戀愛完成才始有婚姻。然而婚姻本身便要阻擋戀愛之再向前，更且回頭把戀愛消毀。

故自由戀愛除自由結婚外，又包括着自由離婚。

資本主義的無限制進展，無疑的要促起反資本主義，即共產主義。

知識即是權力，又是西方從古相傳的格言。從新科學裏產生新工業，創造新機械。機械本來是充當人生之奴役的，然而機械終於成爲客體化了，於是機械僵化而向人生宣佈獨立了，人生轉成機械的機械，轉爲機械所奴役。現在是機械役使人生的時代了。

其先從人生發出權力，現在是權力回頭來吞噬人生。由於精神之向外尋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，創立宗教，完成教會之組織。然而上帝和宗教和教會，也會對人生翻臉，也會回過身來，阻擋人生，吞噬人生。禁止人生之再向前，使人生感受到一種壓力，而向之低頭屈服。

西方人曾經創建了一個羅馬帝國，後來北方蠻族把它推翻。中古時期又曾創建了一種圓密的宗教與教會組織，又有文藝復興的大浪潮把它沖毀。

此後則又賴藉科學與工業發明，來創建金圓帝國和資本主義的新社會，現在又有人要聯合世界上無產階級來把這一個體制打倒。

西方人生，始終挾有一種權力慾之內感，挾帶着此種權力無限向前。

權力客體化，依然是一種權力，但像是超越了人類自身的權力了。於是主體的力和客體的力

相激盪，相衝突，相鬭爭，轟轟烈烈，何等地熱鬧，何等地壯觀呀！然而又是何等地反覆，何等
地苦悶呀！

印度人好像自始即不肯這樣幹。他們把人生嚮往澈底翻一轉身，轉向人生之內部。

印度人的嚮往對象，似乎是向內尋求的。

說也奇怪，你要向外，便有無限的外展開在你的面前。你若要向內，又有無窮的內展開在你
的面前。

你進一步，便可感到前面又有另一步，向外無盡，向內也無盡。人生依然是在無限向前，人
生依然是在無盡止的過程上。或者你可以說，向內的人生，是一種向後的人生。然而向後還是向
前一般，總之是向著一條無限的路程不斷地前去。

你前一步，要感到撲著一個空，因而使你不得不再前一步，而再前一步，又還是撲了一個
空，因而又使你再繼續不斷的走向前。

向外的人生，是一種塗飾的人生。而向內的人生，是一種洗刷的人生。向外的要在外建立，
向內的則要把外面拆卸，把外面遺棄與擺脫。外面的遺棄了，擺脫了，然後你可走向內。換言
之，你向內走進，自然不免要遺棄與擺脫外面的。

向內的人生，是一種洒落的人生，最後境界則成一大脫空。佛家稱此為涅槃。涅槃境界究竟
如何呢？這是很難形容了。約略言之，人生到達涅槃境界，便可不再見有一切外面的存在。